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七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載貢 永著

春官

序官鑄師鄭注鑄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鑄韋注鍾大鍾
鑄小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鑄在
其南西方之鑄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
爲編縣而鑄爲特縣與左傳賂晉侯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國
語作寶鑄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
者而於鑄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鑄與磬師掌敎擊磬
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周編鍾金奏
用鑄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

亦是以鑄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鑄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
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鑄鍾則鑄又大于鍾鍾聲爲鑄
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鑄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鑄無鍾兩
大相配爲宜若又甚大則鑄不可用用鑄則絲竹細聲爲所抑
如不鳴故亦不用鑄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
射而爲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爲鑄所陵
絲竹不可爲鑄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鑄正是大鍾韋注
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爲始條理亦是擊鑄鍾
五祀唯有戶竈中雷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中雷禮
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
生爲五行之官沒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

謂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于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于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霤門行爲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取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遠近爲次先于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知誤矣舊解肆獻裸爲祫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裸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之故司尊彝謂之四時之閼祀如行於春夏卽以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卽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

耳

宿眡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卽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爲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亦然則四望之兆當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則

設表位合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
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
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
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
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謂三伐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
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
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
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爲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
之何爲與祀地同玉耶蓋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
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平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

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卽四望其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王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旣亡鄭氏依約經文爲說後人多疑之鄭

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謂其尊相
固然以醕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
名以朝獻次序則顯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爲九獻之說曰
二裸之後當有七獻經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實則朝
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
矣朝獻非王醕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
乃尸食舉後王醕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醕
尸之獻也禮運曰醒其俎孰其殽體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
上古爛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殽者體解而爛之也
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爛臠祭其有薦爛明矣
旣以爛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爛而何

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爛之後烹肉既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妥尸是時尸卽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爛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醕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醕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醕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爛當之又無爛祭缺畧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閏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閏以補春夏足見

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醑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爛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醑尸而用朝踐之禮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

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畧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爛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畧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中一陳卽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襍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卽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盎齊浼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浼之脩之耳豈遠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

元酒卽舉明水

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配也

皆有鬯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卽一鬯也

盥齊浼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浼之記言明水浼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浼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元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袞以象天則亦富服袞冕

先儒以爵弁爲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韐其屨飾用繡次皆是次于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爲體以布染爲爵頭色

而覆之亦畧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帥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卽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卽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

爵弁如冕而無纁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韍也鄢陵之戰卻至見楚子衣韎韐之跗注卽朱韍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卽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鬪讎潛移兆域之弊故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耳豈能設官爲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而黃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管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黃鍾四寸半者爲黃鍾之宮以爲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黃鍾九寸爲首也別有律呂闡微詳之分樂奏黃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卽日躔與月建之相合

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跄跄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